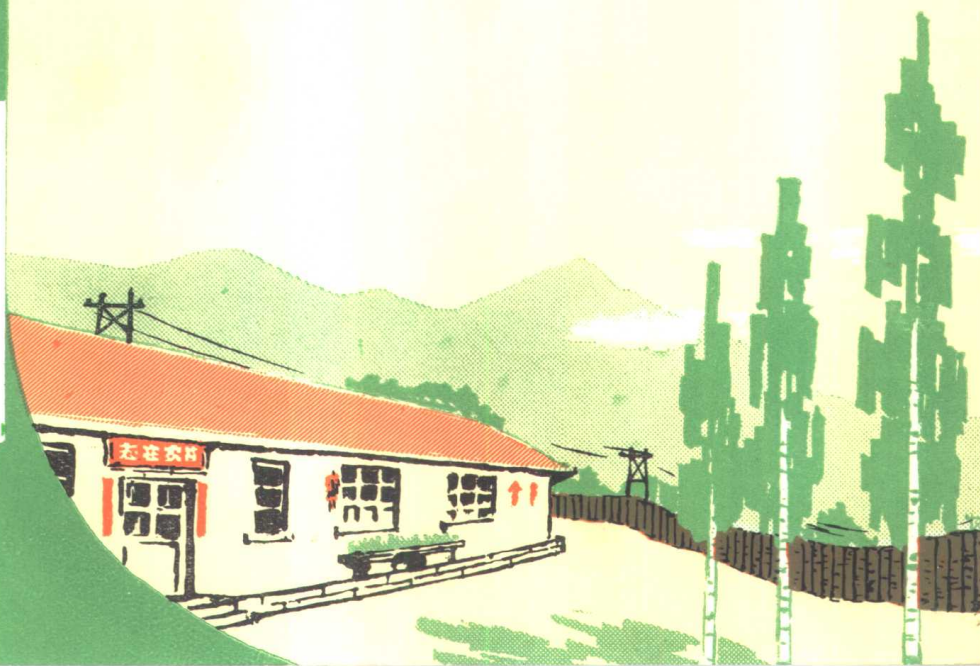


山村新人

(六场话剧)

吉林省《山村新人》创作组集体改编

赵羽翔 万捷 李政执笔



六 场 话 剧

山 村 新 人

(吉林省话剧团一九七五年五月演出本)

(根据吉林省长岭县文工团中型话剧《主课》改编)

吉林省《山村新人》创作组集体改编

赵羽翔 万 捷 李 政 执笔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山村新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7}{8}$ 插页 2

197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310

定价 0.27 元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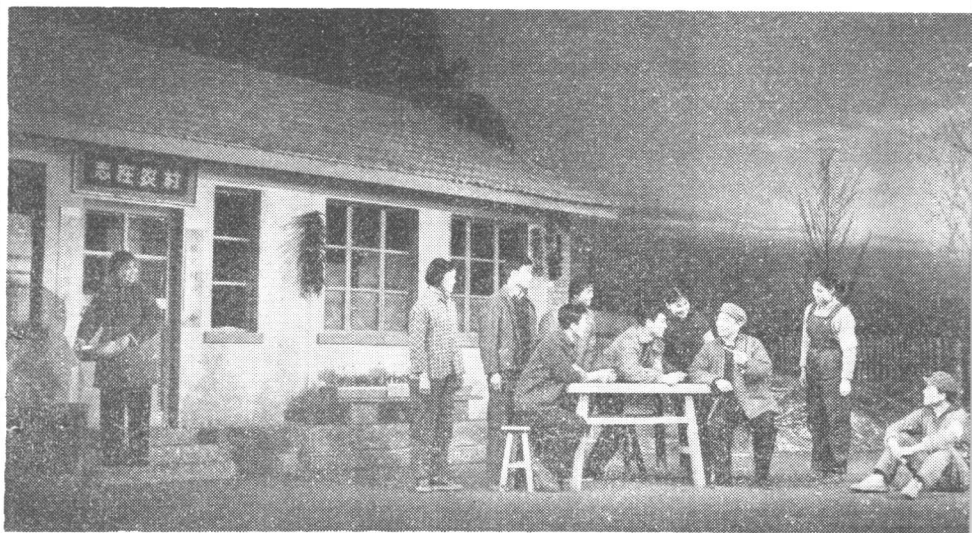
内 容 说 明

话剧《山村新人》描写的是东北长白山区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故事。

知识青年方华，在批修整风运动中贴出小评论，对水电站站长散布资产阶级“人情世故”腐蚀青年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革命行动在山村激起了强烈反响；党内展开了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斗争；青年中展开了做“越磨越锋利的革命钢刀”，还是做“越磨越圆滑的河中卵石”的斗争。方华在党支部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教育、支持下，团结广大青年和社员，对旧传统观念和营私舞弊行为展开猛烈冲击，最后揪出了伪装成“老革命”的阶级敌人。

剧本学习、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这个重要主题，成功地塑造了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知识青年方华的英雄形象，热情地讴歌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

北京知识青年
方华(刘树真饰)，
在批修整风运动中
贴出一张小评论，
对散布资产阶级
“人情世故”的王
德山(傅惠元饰)展
开斗争。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永康(张云饰)，热情支持青年们到斗争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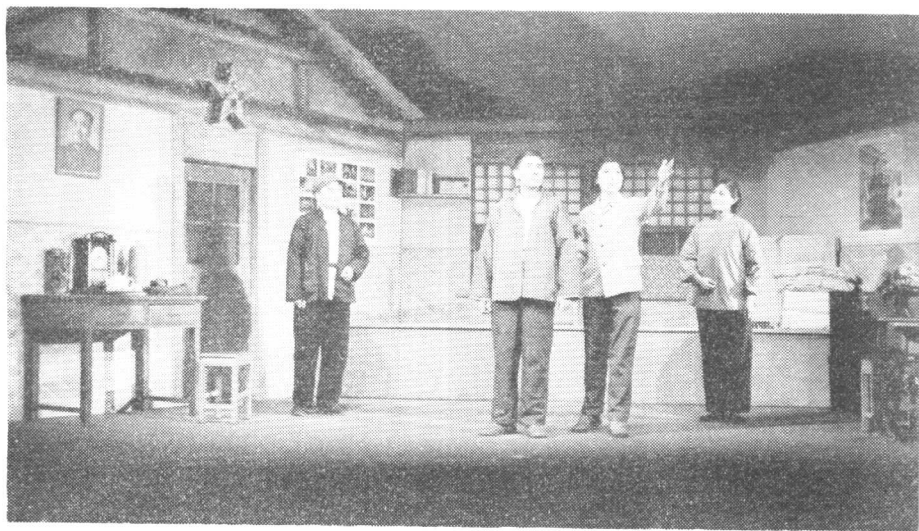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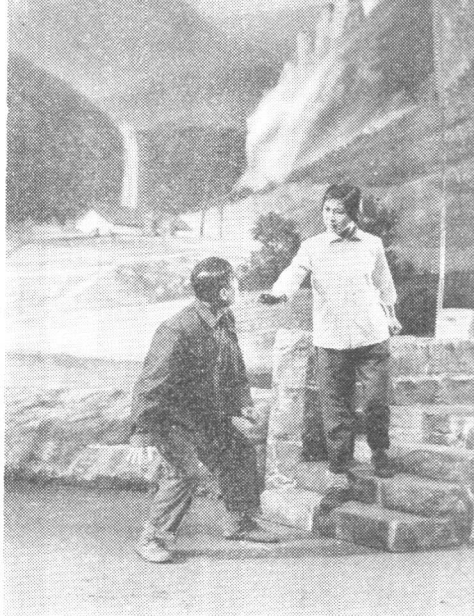


贫农户长张二婶(吕启凤饰)和郭永康鼓励方华在斗争中做“革命钢刀”。



方华鼓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陈桂琴(王淑珍饰)站出来革命。

方华与阶级敌人
王德山展开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



生产队长张振和(许志余饰)在党支部的帮助下
提高了路线斗争的觉悟。



贫下中农与社员群众积极支持方华
做她的坚强后盾。



一代新人在成长，贫下中农与青年们用革命、生产
的新胜利迎接北京家长慰问团的到来。

人 物

方 华——知识青年，集体户户长，党员，女，二十二岁。

张二婶——贫农户长，党员，四十六岁。

郭永康——大队党支部书记，男，四十九岁。

许大成——知识青年，团员，男，二十二岁。

徐小燕——知识青年，团员，女，十九岁。

周爷爷——老贫农，七十八岁。

大江子——回乡知识青年，团员，男，二十五岁。

张振和——生产队长，党员，男，四十八岁。

刘师农——知识青年，团员，男，二十一岁。

陈桂琴——社员，女，二十八岁。

男女社员若干。

男女青年若干。

王德山——水电站站长，男，五十三岁。

时 间

一九七一年春末至夏初。

地 点

东北长白山区靠山屯生产队。

第 一 场

〔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远处长白山巍峨矗立，山顶积雪未消。近处山峦却有了绿意。崖畔上的簇簇映山红和村头团团怒放的杏花交相辉映，正是春光明媚、生机勃勃的大好季节。〕

〔村头广场。左边立着一块醒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以批修整风为纲，大干快变学大寨”几个大字。右边是文化室院墙。贴墙立着黑板报，刊头题名叫《战地黄花》，在“彻底批判‘黑四论’，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下写着批判“黑四论”的各种文章。〕

〔幕启前，舞台传来阵阵哨子声和青年们的欢呼声、掌声。靠山屯知识青年正在文化室院子里举行一场热闹的篮球比赛。〕

〔幕启时，许大成站在板报前精心地画着刊头。青年丁在誊写稿件。球从院里飞出来，被迎面走来的大江子接住，随手又扔回院子。里面响起一阵欢呼声、哨子声。〕

大江子 大成，下期的稿子收上来了。（把稿子递过去）

许大成 方华看过没？

大江子 看过了。（欲下，想起，从兜掏出一份稿件）哎，还有我爷爷的一篇呐。（跑进院里）

青年丁 老将上阵，太好了！

〔徐小燕跑上。社员乙、社员丙等从另一方向上。

徐小燕 大成，借点墨水，借支笔。

许大成 干什么用？

徐小燕 方华给王德山写一篇小评论。

社员丙 是为买发电机的事儿吧？

徐小燕 老秦大叔，您一猜就对！

许大成 （拿笔墨）给！

社员丙 王站长为买发电机，腿都跑细了。

徐小燕 （笑）秦大叔，您就等着看吧！

〔刘师农从院里出来。

刘师农 燕子，一会儿上工把拖拉机开到这儿来，准备装电机。

徐小燕 好的。（下）

许大成 让方华快点把小评论拿来！

社员乙 大成，又有方华的小评论了？

社员丙 老冯，还没写出来呢。要看，坐这儿等一会儿。

〔院内球赛已结束，群众拿工具陆续上场。

〔周爷爷由一小女孩扶着上。

刘师农 大成、大江子，还有老冯大叔、纪大哥，张队长布置了，你们几个一会儿留一下，拖拉机来了运发电机。

周爷爷 师农啊，这发电机今天就安哪？

刘师农 可能吧。王站长上公社一会儿就回来。

周爷爷 我老头子都盼红眼了，你还“可能吧”！

大江子 我爷爷晚上说梦话都是电站、发电机的。

周爷爷 我在这老山沟都活了七十八了，做梦也没想到用电点灯、种庄稼。这经过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过去办不到的事，眼瞅就办成了。听说那电闸一按，抽水机就哗哗往山上淌水……你们说说，到那时候，这心里该是啥滋味呀？

社员乙 乐呵呀！

许大成 周爷爷，您老甭急，用不上俩月，咱这儿就用上电啦！

周爷爷 那我还嫌慢。告诉你们吧，我今几个就是督战来了！

〔众笑。张二婶上。〕

〔知识青年立刻围到张二婶身边。〕

众青年 二婶，老户长会开完了？

张二婶 开完了。公社党委让我给你们带个信儿。

众 啥事儿呀？

张二婶 是个喜事！北京知识青年家长慰问团要到咱

们老山沟来了！

〔大家立刻欢腾起来。〕

许大成 （高兴地）二婶，马上就到来吗？

张二婶 说不定。兴许三五天，也许个把月，慰问团要在咱省走好多地方呐。可不管哪天到，上级说了，咱都得做好准备。

社员甲 对，到时候咱们得好好生接待接待！

社员乙 哎，咱队改山治水造梯田，知识青年起了不少作用，这可得汇报汇报。

许大成 这都是贫下中农带领我们做的，要汇报得汇报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培养教育！

张二婶 不光这些，批修整风是一九七一年头等大事，公社党委说了，咱们队知识青年跟社员一块搞的大批判，有理论，有实际，批得深，批得透，把生产也促上了一大截。这个事，让方华得好生总结总结，专门作个汇报。

周爷爷 还有这修电站的事也得说说。

张二婶 哎，文艺宣传队得准备点节目呀！

大江子 对，师农做首诗，到时候朗诵它一番！

青年甲 好，岚岚唱段革命样板戏！

〔张振和上。〕

许大成 哎，老队长来了，二叔啊，您来段“二人转”！

张振和 又起哄，我一个人咋转！

社员丙 这不有二嫂嘛，你俩一块转！

张二婶 就他那笨笨卡卡的，我才不跟他转呢！

〔众大笑。

张二婶 好啦好啦。（对张振和）我说老张啊，北京家长慰问团要到咱这儿来了……

张振和 好啊！方华呢？

许大成 在集体户写小评论呢！

社员丙 （对张振和）表扬王德山买发电机的事儿。

张振和 哦。

〔拖拉机马达声由远而近。

大江子 方华来了！让方华给咱们唱一段。

众 好！（热烈鼓掌）

〔方华手拿一卷纸上。徐小燕随后上。

方 华 嗨，好大的阵势呀！

大江子 为了欢迎北京家长慰问团，方才我们每个人都预演了个节目，现在，该你的了！

方 华 欢迎亲人，到时候我一定唱！二婶，小评论写出来了。

张二婶 好，贴上！让大家伙议论议论。

张振和 对，大成，贴上！

〔许大成与刘师农贴小评论，大家立刻围过去。

社员甲 （念标题）《不许用资产阶级人情世故腐蚀青年！》

刘师农 (大吃一惊)方华,你这写的不是表扬啊?

张振和 什么什么?(忙拨开众人,跑到前面去看小评论,越看越生气)方华,你这是……噎!

[众愕然,随后一下炸了锅,议论起来。

张振和 行了,别嘀咕了!

方 华 二叔,我们这是联系实际,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黑四论”……

周爷爷 好!燕子,给大伙念念!

徐小燕 哎。(走到评论前,刚想念)

张振和 燕子,消停点吧!

周爷爷 (严厉地)振和!

徐小燕 是这么回事:有的人,经常到我们集体户去讲今说古,散布“四旧”。我们多次给他提过意见,可他满不在乎。特别是这次进城买发电机回来,看到大家正在批“人性论”,他说什么:“‘人性论’批是得批,可用得着的时候还得讲。这台发电机不抹油,就那么顺当地弄到了手?”……

社员丙 这话,不是王德山说的吗?

大江子 对,就是他!那天我也在场。

许大成 王德山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有意散布“人性论”腐蚀青年,大伙说,该不该评?

众 该评!

社员丙 我还当是表扬王德山的呢。

妇女甲 我想不通，这人情还能一点不讲了吗？

刘师农 方华，你听，群众有意见了。那王德山在战场上负过伤……

方 华 那就更该做对革命有利的事。师农，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广大群众的要求。（转对社员丙、妇女甲）秦大叔，闾大娘，这人情世故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是专门替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信了它，阶级斗争就搞不好，还要断送咱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可不是小事呀，我们不批判、不斗争能行吗？

周爷爷 这灯不亮就得拨，事不对就得说！王德山对小青年来这一套，还不该评评！

社员丁 方华评的倒对，可王德山……

大江子 怕啥，把他找来，当面辩论！（欲下）

张振和 大江子，你可别火上浇油了！（扔套包子给大江子）给，套犁杖去！（对方华）王德山胡言乱语是该说说他，可你这么整……本来你俩就闹过几回意见了，这不往一起挤兑吗？方华，我看就把小评论揭下来吧。（对众）大伙注意了，这事到这算一站，以后不准再提了！方华，听二叔话，小评论就揭下来吧！（去揭小评论）

方 华 二叔，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场严肃

的阶级斗争。咱们可不能调和呀！

张振和 什么？来不来就往阶级斗争上拉了？

张二婶 原本就是嘛！那旧思想在咱靠山屯根子深，影响也不小，王德山有代表性，先评评他。这斗争啊，长着呐！（对刘师农）师农啊，年轻人，得学着搞斗争啊！

许大成 对，不搞斗争那就离修不远了！

刘师农 你！

〔上工钟响了。

张振和 师农，拉发电机的事布置了没？

刘师农 布置了。

张振和 好了，上工时间到了，都干活去吧！

〔众陆续下。张振和与方华走个对面。

张振和 再批也批不到哪去！

方 华 二叔！（征求地）我们今晚学习《共产党宣言》，讨论两个彻底决裂问题，您能参加不？

张振和 参加，冲你这个犟劲儿我也参加！小评论揭不揭全凭你了！（疾速走去，又返回）你呀，太任性了！（冲下）

〔静场。音乐起。

张二婶 （鼓励地）麦苗拱出土了，正顶着风往上长呢，一星半点土坷垃块它压不住。

方 华 （深情地）还需要贫下中农精心培育呐！

〔刘师农跑上。〕

刘师农 方华，王德山气势汹汹地打那边找上来了。听张二叔的话，快把小评论揭下来吧！

方 华 （安然地）贴出来就是为了给人看的！

张二婶 （果断地）走路就不怕风挡身，师农，拿笔来！

〔刘师农莫名其妙地从板报前找来一支笔。〕

张二婶 （走到小评论前，指着小评论对刘师农）在方华俩字旁边添上我的名字——贫农户长高桂兰！

〔音乐起。〕

〔刘师农不知所措地怔住。〕

方 华 （激动地）二——婶！（扑过去）

——幕 落

第 二 场

〔三天后傍晚。集体户院内，左边是宿舍，右边是一排挺拔的小白杨树。

〔幕启前，传出一片欢快激昂的歌声：

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
广阔天地摆开战场；
我们是革命知识青年，
誓作时代的闯将。
决裂旧观念，
立志在山乡，
红旗指引我们迎风斗浪，
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

.....

〔幕在歌声中徐启。歌声从集体户的宿舍里传出来。郭永康从外走来，他拣起掉在地上的衣服，挂到树上，给青年们规整规整工具，然后掏出烟袋，坐在院子的石凳上，欣慰地听着青年们的歌声。

〔歌声在继续——

啊，敬爱的毛主席，亲爱的党，
对我们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我们青春似火，蓬勃向上，
战斗前程壮丽辉煌。

〔张二婶手里端着装盐的盆从屋走出。

张二婶 老郭大哥来了？

郭永康 桂兰呐，你这帮小老虎精神头可真足啊！

张二婶 嗯，可足啦！

郭永康 哎，听说王德山看完小评论就气跑了？

张二婶 跑了，机器不安，水电站也给撂了。

郭永康 屯里都有啥反映？

张二婶 贫下中农开过会，都说方华这把火烧得好，对那些旧玩艺就得斗争，咱们给他们撑腰！可也有那么几个爱说咸道淡的人，说什么方华不通人情，横膀子整人，若真把电站给耽误了，就拿方华是问。

郭永康 方华怎么样？

张二婶 这姑娘行，有股刚强劲儿。

郭永康 好啊，青年人就得上斗争第一线，摔打摔打有好处。

张二婶 可我们老张还一个劲儿和稀泥，你得说说他了……（往缸里倒盐）

〔室内，徐小燕宣布：“节目就练到这儿，晚上在文化室排‘红卫兵舞’。解散！”随后，青年们由屋中拥出。

众 老郭同志来了！老郭同志！

郭永康 嗨，红卫兵袖标又戴上了？

徐小燕 我们正排练欢迎家长慰问团的节目呐！

郭永康 有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节目，好啊，可一定要排好。

徐小燕 一定保证！

许大成 老郭同志，您知道了吧，我们捅了马蜂窝了。

郭永康 咋样，挨蜇了吧？

青年甲 没啥，文化大革命中，比他厉害的咱见过。当年……

郭永康 哎，小将也不能吃老本呀！

许大成 对，继续革命立新功！

郭永康 哈，看样子，大伙劲头还不小啊！

徐小燕 可以说是：东风浩荡，

众 战鼓冬冬！

徐小燕 老郭同志，我们的社会活动时间到了，待会儿再唠。

〔许大成操起大斧子向后院走去。众青年纷纷向郭永康打招呼下。徐小燕等进屋去了。方华拿出一封信递给张二婶。

方 华 二婶，信我写完了。

张二婶 好，我先看看。(接信)方华，书记要跟你唠唠呢。

方 华 我也正想向老郭同志汇报呐。

郭永康 情况我知道些了。方华，你们向“黑四论”轰了一重炮。这一炮打得好啊！

方 华 是贫下中农领着我们做的！

郭永康 嗯，王德山号称“老革命”，人前背后还是有那么点影响的。

方 华 正因为他有影响，我们才贴了他的小评论。我们刚下来的时候，听说他在战场上负过伤，都很尊敬他。可接触长了，发现他有许多言行不对味，他总是把目标对准青年人，灌输旧思想。

郭永康 对王德山这些年来的表现支部也研究过。是该好好琢磨琢磨了！

方 华 老郭同志，若是我们青年人都象王德山宣扬的那样，变成明哲保身的市侩，丧失斗志的庸人，那老一代开创的革命事业还怎么继承下去呀！

郭永康 所以说，我们非斗争不可。可咋个斗法，得心中有数。还要准备碰钉子！

张二婶 你的小评论一贴出来，就有人给老郭抄去了，还告了你的状。

方 华 看这两天的架势，我料到了。

郭永康 包咱们这片的公社赵副主任也从前三家子打来

电话,让我来劝劝你……

方 华 劝劝我?

郭永康 对,劝你好好接受再教育,别往下闹了。

方 华 “闹”?

郭永康 方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你们打的是硬仗,思想准备得充分!方华,告诉大伙,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可不能指望三拳两脚解决问题呀!

方 华 好,我们一定记住。

张二婶 方华,我看这信写的中,叨在点子上了。老郭大哥,你再看看。(把信递过去)

郭永康 信,给谁写的?

方 华 电机厂。

郭永康 唔?(看信,有顷,念出声)“如果你们真是不抹油就不卖给发电机,不讲人情就办不了事,搞资产阶级那一套,那么请问:这样做究竟是哪个阶级在领导着电机厂这个社会主义企业!”啊,这么说,第二发炮弹也准备好了?

方 华 这是老户长领着我们研究的。您看,行吗?

郭永康 中,这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方华呀,根据咱大队的情况,这场斗争就是要用革命大批判开路,从批“人性论”入手,深入开展下去。往后斗争的难题会更多,可不管咋

样，要记住，干革命就得象钢刀那样……

方 华 （琢磨着）象钢刀那样……

郭永康 对，要在斗争中越磨越锋利。

方 华 越磨越锋利……

郭永康 是呀，斗争千变万化，遇事要多动脑筋多分析，用党的基本路线这把尺子去量，是长是短就清楚了。这就要求咱们得认真读好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方 华 老郭同志，您放心吧，我一定记住！

郭永康 有啥不放心的。看，你们从北京带来的小杨树，长的比房子都高了。好了，今天就唠到这儿。

方 华 好，我喂猪去了。（提桶去房后）

〔张振和上。〕

张振和 （对二婶）哎，我前几天买的糊棚纸给我塞哪去了？（发现郭永康）啊，老郭来了。

张二婶 我去给你找出来。老郭大哥，正好他来了，你就和他唠唠吧！（下）

郭永康 振和，安排方华当政治队长的事，你跟社员商量没？

张振和 商量了。可我琢磨是不是缓一步再说……

郭永康 怎么，社员不同意方华？

张振和 同意的倒是多数，可偏赶这个夹当她又捅个漏子，咋说也不听，再当上队长还得了，天还不给

你插个窟窿！你说她和王德山……

郭永康 听说你正在给调和呢？

张振和 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小将，我还能去挑啊？

郭永康 那可得分清是非！

张振和 你可饶了我吧，别再宠着她了！

郭永康 你换个说法不中啊？这叫支持！我看方华这个反造到点子上了。这姑娘有理想，有抱负。下乡三年来进步快，多好的苗子！

张振和 掏心说，孩子是好孩子，不怕脏，不怕累，没私心，可照这么硬闹下去……

郭永康 还是一百个不放心？

张振和 你是书记嘛，叫我支持我就支持。

郭永康 这是“叫”的事儿吗？得思想通！

张振和 这么说，我就没完全通。要斗那真正的阶级敌人，我支持。可这人民内部矛盾，哪天开开门不遇到点子，能整得起吗？

郭永康 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只不过性质不同，处理不同罢了！

张振和 可农村这些事，扯着耳朵连着腮，碰一个人就是一大圈，让这些小儿荒子去整，又没个经验，出点啥乱子，咱可咋向人家家长交代！

郭永康 放到风口浪头上锻炼嘛，有啥不好交代的！

张振和 老郭，我对你老了意见了！

郭永康 你当我对你的还少啊？

张振和 那好，干脆到家，咱当面锣，对面鼓……

郭永康 你等着，你寻思我不来敲打你一通啊！眼下，先把方华当队长的事敲定了吧！大队支委会已经通过了！

张振和 领导、群众两头满意，我有啥说的。开个社员大会，正式通过。

郭永康 嗯，这还差不多。好了，我得马上回去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把方华的小评论拿到全大队去讨论。

张振和 啥？你真想往大扯整啊！

郭永康 这个事，你站在路线上再好好想想！（下）

张振和 不行啊，老郭！（追下）

〔刘师农从外走来，徐小燕挎筐从屋出。〕

徐小燕 师农，你咋才回来，刚才练歌找也找不到你。

刘师农 仓库一大堆事。

徐小燕 你一忙起来啥都不顾了。快吃饭去吧，饭给你热在锅里了。

刘师农 哎。

徐小燕 （拿出袖章）你的红卫兵袖章，怎么能乱扔呢。（递给他）给，晚上排节目用。（下）

〔刘师农看看袖章，放兜里，将要进屋，王德山上。〕

王德山 师农！

刘师农 啊呀，王大叔，您可回来了！这几天您不在，发电机没法安，可真把人急坏了！

王德山 这些人也是，就能瞎起哄。方华呢？

刘师农 王大叔，（解释地）方华是我老同学，我了解她，这个人心直口快，好提意见，其实待人挺诚恳，你千万别怪她。

王德山 你这想哪去了？我是找她检讨来了。

刘师农 （喜出望外）真的？我这就把她找来！（跑到窗前，看不在）她不在。

王德山 那就以后再说。唉，张队长再三跟我说，我一想也是，哪能跟你们一般见识呢。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磕磕碰碰的事求起真还有个完。常言说，“河里的石头磨得圆才能走得快”……该圆通还得圆通点儿。

刘师农 大叔，快别说这些了。

王德山 该说的我还得说。大叔看你挺“仁义”的才跟你说这些……好了，不多说了。见到方华给我说过话。（下）

〔刘师农心情愉快地拿出帐本在记什么。方华提桶上。〕

方 华 师农，你回来了？

刘师农 方华，刚才王德山找你来了。

方 华 是吗？他人呢？

刘师农 看你不在，他又走了。方华，他是找你检讨来了。

方 华 检讨？

刘师农 是呀，我看你也来个高姿态，道道歉……

方 华 师农，这可不是个人之间的事呀。

刘师农 还有啥大不了的，什么事都得有个分寸。方华，咱们现在呆的是农村，地位是接受再教育，这不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了，咱们搞批判呐，搞斗争啊……

方 华 这正是咱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继续发扬，怎么能和接受再教育对立起来呢？

刘师农 你出去听听，人家在讲什么。棱角太大了，不行啊！

方 华 师农，对待接受再教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是做河中的卵石越磨越圆滑，还是做革命的钢刀越磨越锋利？现在有人极力用旧思想来影响我们，咱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刘师农 警惕，警惕什么？

方 华 警惕有人让我们放弃阶级斗争！睁一只眼保护自己，闭一只眼丢掉革命！

〔许大成扛一捆劈柴上。〕

刘师农 你扯得也太远了。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地位是

接受再教育的。你是户长，总带头这么干，得罪一些人，以后我们还怎么呆下去！

许大成 啊，对错误的东西不闻不问，这是接受谁的再教育？

刘师农 你们教训贫下中农，更不算接受再教育！

许大成 你指的是批判王德山那些臭事是不？那不是贫下中农干的！对他那些发了霉的思想就得斗争，这就是革命！懂吧？

刘师农 算了，听说老郭同志来了，我请假……

〔徐小燕挎筐从外回来，愣在门口。〕

许大成 （控制地）什么，大忙时候要回北京？

刘师农 我们想不到一起……

方 华 （笑了）想不到一起就走，你这解决问题的办法可真妙。

许大成 （再度控制自己）好了，你那篇批“人性论”的稿子写出来没？下期等着用。

刘师农 （嘟囔地）现在意见纷纷的，我没写！

许大成 那是个别人！你呀，就是怕得罪人！就是想逃避阶级斗争！

刘师农 你！……（气得说不出话，转身跑进屋去，狠劲将门一关）

许大成 （追到门口，推不开门，高声地）你好好肃清肃清“人性论”的流毒！

方 华 大成，你这是对待同志的态度吗？

许大成 什么态度？关键时刻他要走，得和他斗争，斗争！

〔徐小燕把筐里菠菜倒在桌上。

方 华 大成，过来摘菜！

徐小燕 （见他没动，推他一把）过来呀，明天你不吃菜了？

〔许大成只好过来摘菜。

方 华 （和悦地）大成，我们刚下来的时候，你要离开靠山屯，贫下中农是怎么对待的？

徐小燕 （见他不语）说呀！忘了？三年前我们刚到这来，觉得一天到晚出工、收工，放下锄头就是铁锹，有劲儿使不上……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十姐妹驯军马的事迹，我们的心立刻就飞到了草原上，说在那里才可以大有作为。趁方华到公社开会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偷偷打起了背包……

方 华 可老郭同志和张二婶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找来了《雷锋日记》让燕子念，叫你讲解，接着跟我们一起讨论啥叫大有作为，全户同学都受到了教育……

许大成 我明白了。可师农也太气人了！

方 华 你批评的那些话都对，可做思想工作，咱们喊叫

一顿就解决问题了？这得比绣花还细呀！

许大成（郑重地）方华，你放心，只要革命需要，我许大成就是根铁棒，也要磨成绣花针！

〔张振和夹一卷纸上，差点与许大成撞上。〕

张振和 毛毛愣愣干什么去？

许大成 向师农作检讨，连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张振和 有功夫，还是先做做你自己的思想工作吧，要都象师农那么听话还好了呢。（亲昵地照他头上打了一下）

〔许大成笑笑进屋。〕

张振和 我把王德山找来了。刚才批评了他一顿，他也认了错，你俩好好过过话。

方 华（想了想）好，我也正想找他谈谈呢。

〔王德山上。〕

张振和 这不，老王也来了。你们俩一个是突击队队长，一个是水电站站长，今儿个到一起，都做做自我批评，以后好好合作。

方 华 王站长，坐吧！

王德山 张队长说得对。我总当自己年纪大些，经历的事多点，以前当你们说的话，还当是好话说的呢。

方 华 你年纪大，阅历多，可是用旧思想来影响青年人，就不好了。

张振和 (见二人谈得平和,放心地)燕子,走,天棚坏了,进屋糊糊去。(同燕子进屋)

王德山 这些天我前思后想总算明白了。都怪我觉悟不高,你评的对,给我敲了警钟!

方 华 希望你能总结教训,以后也向“四旧”做斗争。

王德山 这没说的。话不在多少,你完全说到我心里去了。

方 华 那好,我们给电机厂党委写了封信。(把信递给他)如果你同意,也签上名。

王德山 (看信,紧张地)这,这不太好吧?

方 华 (见他神色不对)怎么?

王德山 方华,在咱队你咋批都行,可对外……这有些太过份了吧?(央告地)这封信,我看就别发了。

方 华 为什么?

王德山 我费了好大劲儿,人家供销科才支援咱一台发电机,你这么整,往后还咋跟人家办事呀?

方 华 办事儿也得有个原则呀!

王德山 那也得有个灵活性啊,以后咱缺个器材啥的,还得求人家呢!

方 华 咱搞的是社会主义,不能靠资产阶级那一套。王站长,你不是表示要批判错误思想吗?这可不能口头上说说就完了呀!

王德山 这,这不简直是卖我一样!

方 华 这是什么意思？

王德山 你拿得罪人不当回事行啊，我这么干不成了过河拆桥！

方 华 资本主义的窟窿桥，就是要拆！

王德山 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谁都想整！

方 华 （警惕地）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咋这么大！

〔张振和从屋出。

张振和 哎呀，这又咋的啦？

〔青年们有的从屋里走出，有的从外进来。

王德山 （对张振和）按你的意思，我是一个劲地向她检讨。可她得理不让人，又要给电机厂写信。

方 华 这封信这么刺痛王站长，看来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了！

王德山 那好，事到如今，我得把话说清楚。我本来不愿讲，好象我摆功似的。告诉你们吧，咱买的这台发电机，本来是拨给别的公社的……

方 华 （意外地）什么？

王德山 咱计划报晚了，今年根本没咱的货。

徐小燕 啊，是挖别人墙脚来的！

王德山 这叫关系，人情！我是看在张队长面上向你检讨，是不愿整那些缠头裹脚的事！

张振和 你给我呆一会儿！你这些思想就得批判！可是方华呀，批判得分个家里外头，这信就别寄了。

方 华 批判错误思想不能分家里外头。信不但要发出去，我还建议队委开会研究一下，既然这台发电机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就该退回去！

王德山 那好，电站建不起来，影响旱田改水田，你们敢负责就行！

许大成 这个，你吓不倒谁！

王德山 好啊，你们真要又写信又退发电机，得罪了关系单位，我这个站长高低不干了！（将工具袋丢到桌上）张队长，你就照量办吧！（下）

大江子 不干拉倒！没你电站也黄不了！

徐小燕 那可不，拿什么把！

张振和 行了行了，都给我回屋去！

〔方华示意，让大家进屋。大家走到屋前又停下了。〕

张振和 走，方华，把王德山找回来，电站离不开他！要不，工作受影响啊！

方 华 不，二叔！

张振和 好，你不去我去！（下）

刘师农 方华，你也太过份了，这不是要把电站搅黄吗？

大江子 不要紧，前三家子林场有台旧发电机，我和方华去看过，借来修一修，准行！

刘师农 我们会修吗？

许大成 群策群力，向工人师傅学！

刘师农 那是吹气呐！再有半个月旱田种完，水田就得灌水了，到时候发不了电……

青年丙 起早贪黑，抓紧时间来得及！

刘师农 那好，我声明，到时候电站建不起来，影响产量过“黄河”，你们敢对贫下中农负责就行！（跑进屋去）

许大成 我提议，向队委会请战，把电站接过来！

众 对，接过来！

方 华 好，晚上我代表青年突击队去请战！

大江子 贫下中农会支持我们的。走，进屋研究研究去！
〔大家欲进屋去。方华在沉思。〕

徐小燕 （见状返回）方华，你在想什么呢？

〔大家渐渐走过来。〕

方 华 我在想，为什么当我们提出写信，退发电机，王德山一反常态，惊慌失措，发这么大火？大家说，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许大成 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徐小燕 我没想啊……

方 华 要想，老郭同志嘱咐我们：遇事要多动脑筋多分析，用基本路线这把尺子去量一量……

众 （凝思地）……量一量……

〔音乐起。〕

——幕 徐 落

第 三 场

〔八天后，清晨。

〔水电站工地。满山新绿，春意愈浓。经过奋战，电机房已建成，自制的水轮机正在安装。电机房里传出青年们安装机器的各种声响。

〔张振和上。

张振和 （向电机房）方华：怎么样啊？

方 华 （从电机房出）正在安装水轮机。

张振和 你们都干一宿了，休息吧。

方 华 大伙说，一鼓作气，非干完不可！

张振和 别累坏了。收工！

方 华 我说好几遍了，他们不听嘛。二叔，你下个令吧！（去拿大锤）

张振和 （夺下大锤）现在你是政治队长了，这个思想工作你得做呀！（笑笑，进电机房）

〔方华将要进电机房，周爷爷提壶上。

周爷爷 （给方华倒杯水）方华，喝碗热水吧！

方 华 （接过水碗）周爷爷，这么早您老又送水来了！

(喝水)

周爷爷 方华,有个事儿,我跟你说说,自打小燕子去退发电机,王德山可是好顿发毛啊,我捉摸这里兴许有勾当啊!

方 华 (想了想)对。周爷爷,我也发现个新情况,王德山和陈桂琴家不是一向不和吗?

周爷爷 啊。

方 华 可听陈桂琴的女儿小秋说,王德山老婆送给陈桂琴一件毛衣。陈桂琴刚从城里回来,王德山为啥突然对她家亲热起来了?

周爷爷 嗯,这小子鬼道道多,是得寻思寻思!

方 华 周爷爷,您老不仅在生产上给我们督战,在阶级斗争上也给我们督战了!

周爷爷 咱们一起干嘛!

[众青年从电机房中出来。张振和随后上。

方 华 周爷爷又给咱们送水来了!

张振和 好啦。大家伙忙乎一宿了,先回去,歇歇吧!我留在这儿。

方 华 不,二叔,你也累了,回去休息休息,我留下。

周爷爷 这儿不是有个大活人吗?你们都歇着去!我在这儿。

张振和 老周大叔,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七、八天你跟着熬个啥劲儿,磕了碰着可咋整!大江子,把你爷

爷扶回家去！（转身进电机房）

许大成 周爷爷，这儿暂时用不着您老督战了！

周爷爷 哼！这儿就是我的……战斗岗位！

大江子 从打王德山一撂挑子，我爷爷就下决心和我们
一起干到底了！

方 华 （深情地）周爷爷，我们知道您老为啥日夜守在这
儿。您老就放心吧，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
服，电站一定建成！

周爷爷 中，跟我到家去，把行李卷搬来！

许大成 嗨，说说还要住这儿了！

周爷爷 战斗嘛！

〔许大成、大江子扶周爷爷下。方华拿出小本
子记东西。

〔徐小燕内喊：“方华！”

〔徐小燕与青年丙上。

方 华 燕子，小铃！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徐小燕 发电机可能有岔头。

方 华 唔？先等等。（到电机房）二叔，燕子和小铃回
来了。

〔张振和上。

张振和 发电机退了？电机厂怎么说的？

徐小燕 说咱退的对，把咱好顿表扬。

张振和 唔。

徐小燕 可卸发电机的时候，有位老工人说，咱买的那台不象厂子的正式产品，有的零件好象是后配的。

张振和 （意外地）啊，什么？

青年丙 可我们到供销科一问，一个姓杨的工作人员说是正式产品，还拿出票据给我们看了。

徐小燕 第二天，我俩把这情况反映给厂党委，他们很重视，立刻做了调查，可那台发电机当天就卖出去了。

方 华 唔，这么快？

徐小燕 厂党委还要进一步了解。

张振和 （犯了寻思）嗯，这里能有鬼？

徐小燕 还有个新情况，陈桂琴从城里回来没？

方 华 回来三天了。

青年丙 她没当你们讲什么吗？

方 华 没有啊，出啥事了？

徐小燕 真巧，有一天我们在城里看见陈桂琴等公共汽车，她说她前几天看见了王德山。

张振和 挡不住，王德山买发电机那会儿，陈桂琴正在城里看病呢。

徐小燕 就是啊，陈桂琴说：“王德山整的那台发电机，根本就不是好道来的！”

张振和 （吃惊地）啊，她怎么知道的？

徐小燕 原来，陈桂琴有个多年没走动的表哥，这回到城

里去看病才知道他家的住址。有一天去串门，一进屋看见王德山正在他家喝酒呢。王德山临走的时候背了半麻袋机器零件。过后她才知道，那都是发电机上用的。

方 华 陈桂琴表哥怎么认识王德山的？

徐小燕 她表哥说，在旧社会他跟王德山同过事……

青年丙 她表哥在国民党军队里煮过饭。

张振和 这可是真的？

青年丙 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方 华 她表哥叫什么名字？

徐小燕 不知道。

方 华 在哪儿工作？在哪儿住？

徐小燕 没来得及问呀。我们正唠在火候上，汽车来了，陈桂琴就上车了。想去找她，又不知道住址，寻思等陈桂琴回来再问个详细吧。

张振和 （半信半疑）王德山历史能有问题？……

方 华 二叔，等会儿我找陈桂琴了解一下。

张振和 不，燕子，马上把陈桂琴找来！

〔徐小燕、青年丙答应下。〕

张振和 （百思不解）方华呀，四七年我们区中队配合主力，在这前三家子一带把国民党的一个团打个稀里哗拉，王德山就是在那一仗里负的伤，是我亲自把他背下来的。尔后他进了战地医院。后

来大军南下，他养好伤转到地方，就在咱这儿落了脚，一直到现在。你说，他的历史……噫！怪出花来了！走吧，进屋研究研究去，这可是个大事，得向老郭汇报。

方 华 好，咱先核计核计。

〔张振和、方华进电机房。少顷，陈桂琴背几个修理好的旧土篮上。王德山随上。〕

王德山 啊，大侄女，我看往这边来的象你嘛。

陈桂琴 突击队的土篮坏了，我插空给修上了……

王德山 刚听你婶子说，今早你把那件毛衣送回去了？
其实这不是送礼，是你婶穿着嫌颜色浅点……

陈桂琴 （冷淡地）我穿也不合适。

王德山 这就见外了。你婶那人没涵养，过去和你有点磕碰，别往心里去。这回在你表哥家才知道，咱们都不是外人，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吧！

陈桂琴 （不满地）提那干啥？

王德山 虽说你娘家是地主成分……

陈桂琴 （反抗地看了他一眼）……

王德山 （见没见效）啊，昨个夜里你表哥来过吧？

陈桂琴 （一愣）……

王德山 他也到我那去坐了一会儿。大侄女，城里那件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勾当，别的……你不能把你表哥装进去！

陈桂琴 我不知道你们的事……

王德山 哼！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整过我，到头来咋的了？我还是我。说到方华嘛，知识青年在这呆不长，咱可是老街近邻呐……

〔徐小燕内喊：“陈桂琴，陈桂琴！”〕

王德山 大侄女，以后用着大叔的时候，尽管吱声！（匆匆下）

〔陈桂琴慌乱地正想走，徐小燕上。〕

徐小燕 陈桂琴，我找你一圈儿。张队长找你……

陈桂琴 他不在，我，我还有事。（欲下）

徐小燕 你等等！（正欲去找张振和）

〔张振和与方华上。〕

张振和 陈桂琴来了，问你个事。

方 华 陈桂琴，坐吧！

陈桂琴 方华，这几个土篮子我修好了，送来了。

方 华 （热情地）好，陈桂琴，听说你城里有个亲戚，过去认识王德山？你那个亲戚是哪个单位的，叫啥名字？

张振和 对，过去他咋认识王德山的，你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再说一遍！

〔陈桂琴低头不语。〕

张振和 （等一会）咋的了，咋不说话呀？

方 华 （鼓励地）陈桂琴，该怎么回事，你就照直说吧。

张振和 (见仍不开口)咳呀,你倒说话呀! (发火)好了,好了,走,到屋里说去!

陈桂琴 没,没那码事……

徐小燕 (万没想到)啊?! 陈桂琴,不是你亲自当我和小铃说的吗?

陈桂琴 那,那是我瞎说的……

张振和 (生气)这是哄孩子玩的事呀,你胡嘞嘞! 啊?

陈桂琴 张队长,可千万别把我……搅和到这里来呀!

方 华 (耐心地)陈桂琴,你今天咋的了? 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别怕,群众会给你撑腰的!

陈桂琴 方华,这事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张振和 到底有没有这码事儿?

陈桂琴 没,没有……

张振和 (不耐烦地)好了,好了! 回去吧!

〔陈桂琴下。

徐小燕 陈桂琴!

〔暂短静场。

张振和 瞎! 尽整这些没边没沿的事! (自责地)也怪我死心眼子,咋就没前后想想……陈桂琴和王德山家住东西屋,一向不对付,准是看你们又写信,又退发电机的,她也凑热闹来了!

〔徐小燕腮帮一鼓,找个地方坐下,掏出本来就写。

方 华 二叔，事情既然出来了，就得搞清楚……

张振和 行了，记住这个教训吧！别听风就是雨，瞎闹腾。这事谁也不知道，不许往外声张，听见没，燕子？

方 华 二叔，我看这里面有问题呀！虽说陈桂琴是地主家庭出身，可她积极参加劳动，愿意靠近贫下中农，一向是很稳重的！

张振和 方华，王德山这些年有点吃老本，思想有些落后罢了，发电机上有毛病倒备不住。这历史……方华，如今你不同别人，是政治队长了，闹不好，人家会说你是搞政治陷害！好了，我到队部去一趟。（下）

〔方华进电机房。少顷，刘师农扛几件工具上。

刘师农 啊，燕子回来了。张队长呢？

徐小燕 （没抬头）不知道。

刘师农 （把工具送进工棚然后走出）张队长来了替我说一声，他要的工具我送来了。（看看徐小燕）啊，算旅差费哪？

徐小燕 别打扰！（见他要走）哎哎，师农，等等！我写了篇小评论，帮我措措词儿。

刘师农 又是给王德山的？

徐小燕 下次再给他，这次是陈桂琴……

刘师农 （吃惊）给她？这是谁的主意？

徐小燕 (神气十足)这次是本人! 题目叫《陈桂琴的处世经帮了谁的忙?》

刘师农 这,这不大好吧?

徐小燕 告诉你吧,王德山买发电机,搞了不少鬼名堂!

刘师农 你出去这趟都了解到些什么?

徐小燕 什么! 他还有历史问题呐! 陈桂琴知道,可她就是不站出来说话!

刘师农 (意外地)他有历史问题……准吗?

徐小燕 啊,你还想为王德山……

刘师农 你别当我跟他咋的了是的!

徐小燕 这么说,你也准备参加战斗了?

刘师农 不不,这可得叫我好好想想……

徐小燕 哎哟,上次团会大家都咋帮助你了,老户长都给你指出啥要害来的? 你在会上不是也表示要参加战斗吗?

刘师农 这……

徐小燕 并且在斗争中要做革命的钢刀,你忘了? 哼! 出去听听吧,连三岁小孩都叫你胆小鬼!

刘师农 (怕)什么,这是谁给我造的舆论?

徐小燕 你自己的行动!

刘师农 行动咋的? (辩解地)我也不是生就的不会作斗争!

徐小燕 (鼓励地)就是嘛! 拿出勇气来,小评论算咱

俩的！

刘师农 这……(下了决心)好吧，不过得有个条件，我得看看内容是怎么写的……

徐小燕 (慷慨地)可以，把修改权交给你一半。走，到文化室去！

[刘师农跟徐小燕下。方华从电机房走出，正欲下，张二婶上。

方 华 二婶，我正想找你去呢，燕子她们回来了。

张二婶 你二叔跟我说了。方华，还有个怪事呢。昨天半夜王德山家来了个人，没等鸡叫就走了，饲养员姜六叔看见那人是干部打扮。可送这个人出来的不是王德山，倒是陈桂琴。这就更叫人犯寻思了。

方 华 (判断地)这个人能不能是陈桂琴的表哥？

张二婶 嗯，我也估摸是他。看征候，准是你那封信起了作用，厂子追究了。

方 华 (沉思)陈桂琴变卦和这两个人可能有直接关系。说不定王德山正在利用人情世故，来隐蔽自己。

张二婶 对。

方 华 二婶，我在想，王德山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了。

张二婶 有蔓就有瓜呀！王德山这个人，我怎么看他也

不象正宗货。平常你看他跑前跑后，张张罗罗，好象为集体似的，啥事都弄的八面见光，可到节骨眼上，就象那合作化、大鸣大放，还有文化大革命，他总和别人两股劲儿。等你叫起真儿来的时候，他比泥鳅还滑，就是抓不住他的老根。如今又提出他的历史问题，咱们这回得给他好好捋捋。

方 华 （点头）嗯，对。

张二婶 （递过饭盒）小金子让我把饭给你带来了。快吃吧，都快凉了。（下）

〔徐小燕跟许大成吵吵嚷嚷地上。〕

徐小燕 小评论的大方向就是对，我坚决不揭！

许大成 不管咋样，你必须揭下来！

方 华 怎么回事？

徐小燕 我和师农给陈桂琴写了张小评论。

许大成 你那是什么评论，简直是叫号！

徐小燕 陈桂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就是给王德山张目，不叫号让她出来说话咋的？

方 华 你们这张小评论，大伙儿看见了没有？

徐小燕 （得意地）看的人可多了。陈桂琴也看了，看了她就哭了。嘿，对她的触动绝对小不了！

许大成 糟糕，简直是糟透了！

方 华 咱们正想做陈桂琴的思想工作呢，可你……

徐小燕 这，做革命的钢刀有啥不对的？

方 华 咱是要做革命的钢刀，可也不能乱砍呐！王德山到底啥问题还没搞清，问题越来越复杂，你这么一搞，不等于给王德山报信了吗？

徐小燕 （猛醒）啊呀，我真浑！我立刻把它揭下来去！
（欲下）

方 华 等等！（思索片刻）我看这事既然公开了咱就公开到底，也好看看王德山怎么个反应！

许大成 对！咱们来个因势利导！

方 华 燕子，你马上到户里找二婢汇报。

〔徐小燕下。

〔青年丙跑上。

青年丙 方华！王德山老婆，披头散发跑到集体户大吵大闹去了！

〔青年甲跑上。

青年甲 方华！王德山急眼了，舞舞扎扎地找你来了！

方 华 好，我正等着他呢！

〔王德山与大江子争吵着上。

王德山 你们是看我眼眶子发青啊！

大江子 发火是无能的表现……

王德山 我跟你没话！

大江子 哪能呢，文化大革命中咱俩就打过交道了，该说的我还得说……

王德山 (发现方华)好啊,方华你在这儿!你为什么利用我们邻里不和,逼陈桂琴来咬我?(逼上前去)啊?

许大成 你想干什么?

众 干什么?

方 华 (制止大家,观察王德山)让王站长讲话嘛!

〔张二婶、周爷爷等上,群众陆续上。

张二婶 王德山,刚才你屋里的到集体户去闹了一通,这是想干啥呀?

王德山 (恼羞成怒)啊,来不来还倒打一耙了。方华,你出去扫听扫听,我王德山也不是好惹的!

周爷爷 王德山,小青年到农村是干革命来了,你别胡搅蛮缠!

王德山 啊,革命还革到我头上来了?告诉你们,我出身贫农,负过伤,是张队长从战场上把我背下来的!

〔一青年要上前,被方华制止住。

王德山 (见众人不以为然,索性掏出小本来)我这三等残废证,也不是偷来的。

许大成 王站长,你来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呀?

王德山 你们大字报写的是什么意思?

大江子 啊,你是为这个发毛啊!

王德山 什么?

众 (议论)肚子不疼就别怕喝凉水!……

方 华 让王站长说下去!

王德山 我当然要说,我全说出来!

社员丙 老王,你别……

王德山 这些年我为集体,东跑西颠……没个功劳,还有苦劳吧,凭啥这么整我……

[社员甲等气愤地欲上前斥责王德山,方华用手势制止,冷静地观察王德山。]

方 华 (不动声色地)还有吗?

王德山 有!你凭什么拉着地主丫头陷害我?你的立场哪去了?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你给我往出摆摆!不的,我要求开大会,得给我当众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方 华 (平静地)还有吗?

王德山 啊……没了。不,暂时没了。(蹲在一旁)

方 华 那好吧。方才王站长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三点:一、问我们他有什么问题;二、说我立场错了;三、要求开大会给他恢复名誉。对吧?

王德山 对!

方 华 王站长,你究竟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最清楚!如果没问题,你何必这样惊慌失措,又何必这样大动肝火呢?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为什么此时此刻王站长迫不及待地跑来表白他的历史?至于

你说我拉拢地主子女陷害你，这，你也清楚，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允许他们革命！谁故意歪曲党的政策，制造混乱，那只能说是别有用心！燕子的小评论，她并没有说你是什么问题。所以，现在还谈不上给你“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王站长，我看你还是端正态度，正视事实，可不要一误再误！（对众）至于他要求开大会，我看不必了吧！

〔众附和。

王德山 不行，非开不可！

方 华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

王德山 啊，你这是害怕见群众呀！

方 华 （大笑）害怕群众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王德山 （一惊）什么？

方 华 （看看表）大江子，敲钟！

大江子 哎！（下）

〔钟声响。

王德山 （畏缩地）好啊，方华你想摆弄大伙整我呀！我不上你们的圈套！

众 不是你自己要开的吗？

王德山 我，我告你们去！（下）

社员丙 方华，真开会呀？

方 华 （一笑）这不是到上工的时间了嘛！

〔众哄然大笑。

〔张振和急上。

张振和 方华呀，你！……咳！（对张二婶）都是你，支持呀，签名呀，这回看你咋收拾？赵副主任来了，正在队部发火呢，还叫你马上去呢！

张二婶 他来了好，我正想找他呢！

众 二婶！老户长！

张二婶 走路就不怕风挡身！我去！（下）

张振和 方华，王德山的问题，到这儿是最后一站，谁也不许再搅和了！（追张二婶急下）

〔音乐起。

周爷爷 搅和得好！不的，水底下的泥鳅就翻不上来！

〔众青年询问地望着方华。

方 华 周爷爷说得好，不搅和，水底下的泥鳅就翻不上来！

〔切光。

——幕 急 落

第 四 场

〔夜里。

〔张二婶家。

〔幕启：张二婶坐在缝纫机前缝衣服，张振和从外屋拿个方桌放在炕上。

张振和 行了行了！那衣裳有日子缝，你那检讨还一个大字没写呐！

张二婶 写什么检讨？

张振和 （找纸笔）啊？前天赵副主任来不是定了三条吗？一是写检讨，二是赔礼道歉，这三是跟王德山搞好团结，以后不准再提这事。怎么，你都给忘到脑后去了？（放好纸笔）咯噔个心烦劲儿！快过来写吧！

张二婶 方华正在写着呢。

张振和 什么？（坦然地）咳呀，你呀！这检讨的事咋能叫人家孩子写呢！

张二婶 我琢磨来琢磨去，让方华写有好处。

张振和 你是贫农户长，得多担点责任。再说方华还没

顺过劲来……

张二婶 我是让她好生总结总结。以后咋个搞斗争，心里好有个谱。

张振和 (误解地)心里要早有个谱，也不至弄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坐在炕上)那好，我再给方华她妈写封信，让她妈也来劝劝……

张二婶 你可消停点吧！小青年到农村是革命来了，你可倒好，躺着怕他们抻着，走路怕他们摔着，你还让人家动弹一步不了？

张振和 有劲儿往那正处使，咋动弹都行！

张二婶 按你的心意，就把小青年培养成了小绵羊，往后世上的那些豺狼虎豹就没人收拾了！（走过去夺下笔，恳切地）老张啊，你脑袋里的阶级斗争弦儿得绷紧呐，这样下去你可要摔大跟头啊！

张振和 (有所觉察)啊——听你这话里话外的，你们也不是想写检讨啊！

张二婶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检讨咱不能写……

张振和 (意外地)啊？那你叫方华写的是啥？

张二婶 给公社党委打个报告。

张振和 什么？（发火）你……咳呀！

〔张振和急匆匆地欲下，郭永康上。

郭永康 唔，心急火燎地干什么去？

张振和 她们放着检讨不写，写了个报告。我找方

华去……

郭永康 我刚打她那里来。(示手中报告)报告在这呢。

张振和 (一手夺过,看,吃惊地)“我们不同意赵副主任的观点”,这……(急忙地翻了翻)咳呀,你们是怕这漏子捅的还不大呀!这不是告赵副主任的状吗?

张二婶 这是向上级党委说说咱对这场斗争的看法和意见。

张振和 (果决地)好了,这份材料到我这就算到顶了!(收起报告)

张二婶 放下!党员有权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

张振和 你……我说老郭,你是书记,你说,她领小青年尽这么个干法……

郭永康 好,贫农户长就得这么领导青年人!

张振和 你们想没想到这日后的事儿呀?

张二婶 就是想到了日后的事儿,才让方华写的这个报告。

张振和 (无可奈何)好吧。(交上报告)你们呐,是碰了南墙也不知回头啊!

张二婶 那南墙要挡道别说不能回头,还得拆了它呢!(给郭永康倒碗水)我找方华核计点事儿去。

郭永康 方华刚到陈桂琴家去了。

张振和 啥,她又去了?这姑娘是真犟到家了!你去告

诉方华,以后再也不准她到陈桂琴家去!

张二婶 为啥?

张振和 陈桂琴的事过后我又问过,那都板上钉钉了。方华就是搞到来年这个时候,也抠不出啥来!再往那跑,就要犯立场错误了!

郭永康 帮助陈桂琴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有什么错误的?

张振和 陈桂琴为这事都窝囊出病了,再整就乱套了!

张二婶 我看你这思想真是乱套啦!(想起)这不,还要给方华她妈写信呢。(拿桌上信给郭永康)

郭永康 (接过看)唔?

张振和 你们都不理解我的心意……

张二婶 对他呀,你可得好生开导开导。(拿起缝好的衣服)我到户里去一趟。(下)

张振和 老郭,你说,家长把孩子交给咱们了,对人家的前途咱要不要负责呀?

郭永康 (放下信)要啊!

张振和 这不结了。照方华这么闹下去,漏子越捅越大,真要在政治上出点啥问题,咱可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家长了!我为他们着想有啥错的?

郭永康 你错就错在这根本问题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后代人的重要措施,小青年就是到这儿摔打来了,你咋这

么不开窍哇？

张振和 摔打？净干些玄乎事……

郭永康 啊，叫他们一天三个饱两个倒，闷头干活是啥不管，这就不玄乎了？

张振和 哼！那也不能这么个搞法！

郭永康 你呀你，怎么就在这个问题上掰不开镊子呢？非得地、富、反、坏、右出来攻击一通社会主义，搞个破坏才算阶级斗争，有人散布“四旧”，毒害小青年就不算阶级斗争了？振和呀，革命深入了，咱得看到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啊！眼里光盯住几个明牌的敌人，就算有阶级斗争觉悟了？不行！对这个问题，你听听方华在报告里是怎么说的。（翻报告）啊，这段：“我们和赵副主任的分歧，就在于对旧思想、‘人性论’要不要批判斗争，对王德山的问题要不要追查搞清？一句话，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如果服从了赵副主任的禁令，听任剥削阶级思想任意泛滥，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会为产生修正主义留下温床，给资本主义让出阵地。我们绝不答应！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变修的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你听听，说的多深刻，多好啊！方华他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在搞斗争啊！

张振和 理是这个理，可……

郭永康 可就是没想通？

张振和 你就是再咋的吧，也不能把王德山的问题往政治上拉呀！那王德山是我从战场上……咳呀！（无可奈何）这么的吧，老郭，方华说的在理，批那些旧思想，我赞成，可搞他的历史问题，你不能再支持了。这弄不准成，人家会说是政治陷害的呀！

郭永康 咱的目的是把他的问题搞清，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咋会扯到陷害上去呢？出事我担着！

张振和 你，我咋就说不服你们呢！（急得不行）等着瞧吧，早晚出了大漏子，你们就知道了！

〔方华挎兜儿上。

方 华 老郭同志，二叔！

张振和 回来啦？坐吧！

方 华 嗯。

张振和 方华呀，你批那些旧思想都对，可陈桂琴那儿你可不能再去了。赵副主任对你这个做法很不满意！

郭永康 方华就是找陈桂琴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共同批“人性论”的嘛，有啥不满意的！

张振和 王德山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了，你非钻这个牛角尖干啥呀？那弄不好，会……

方 华 二叔！刚才陈桂琴承认了她跟燕子、小铃讲的都是真的。

张振和 什么？（半信半疑）是不是陈桂琴脑袋一热，又来个……

方 华 不，陈桂琴还说，那天夜里来的那个人就是她表哥，和王德山订攻守同盟来了。

张振和 （万没想到）啊？这，这是她亲自当你说的？

方 华 对，二婶也在场，让我来先向你们汇报一下。陈桂琴表示，还要写揭发材料呢。

张振和 （震惊）真有这么事？（走来走去，思想翻腾）四八年在前三家子……

郭永康 你别老抱住四八年的事不放！你还是想想眼前的——这七一年吧！革命深入了，斗争发展了，得咋适应这形势吧！在批修整风中，青年人的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得多快呀，在斗争中做出了多少成绩呀！这是多叫人高兴的事，可你呐？

张振和 这……（悔悟地）难道我看错了王德山……

郭永康 你是看错了，可问题还不在这儿，关键是你咋对待青年人搞的这场斗争。小评论贴出来，你要揭下去；写信退发电机你拦挡；追查王德山的问题，你火冒三丈；可赵副主任定了三条，你马上就执行！你这样捆住青年人的手脚，不让他们参加斗争，他们怎么去经风雨见世面，咋个去锻

炼呢？

张振和 （辩解地）唉！我不是替他们担心吗！

方 华 二叔啊，可我一直记着，当我们来到这第一天，您和老郭同志为了让我们这些刚走出学校门的青年人，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请来周爷爷给我们讲他那血泪斑斑的家史，是为了不让我们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我们真正投身到阶级斗争中来了，您又为什么担心起来了呢？

张振和 （语塞）这……

方 华 去冬搞“一打三反”，上级让我们知识青年参加，您和二婶一下子就派去了我们三个人，为的是让我们出去摔打摔打。二叔，那时您可没担心我们会捅漏子呀！

郭永康 就是呀，是不是把青年人放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头上去培养，这可不是小事，是个路线问题呀！

张振和 路线？

郭永康 对。方华他们从学校来到农村，不就是为了经受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接革命的班吗？你这种培养法，跟文化大革命前有啥两样？方华，咱们都是党员，说说你的想法。

方 华 二叔，文化大革命前，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我们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一心让我们成为三

脱离的精神贵族，走成名成家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出了一篇《什么是理想和幸福》的作文题，有个同学就写上了“解放全人类就是我的理想，干革命搞斗争就是我的幸福”几句话。可是老师却给批上了“空话连篇，不切实际”八个字。当时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呀！在这条黑线下，我们有多少同学受了毒害呀！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来，使我们懂得了青年人应该走什么道路。六八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社会主义！二叔，您和贫下中农就是我们的老师，长白山下就是我的家，这靠山屯就是我终生战斗的地方！

张振和 你们来了这几年，对咱农业学大寨做了不少贡献，社员没少夸呀！

方 华 可是，王德山却用旧思想来腐蚀我们，妄图动摇我们的信念。（从兜里拿出三个本本）老郭同志，二叔，你们看，这是师农三年来记的日记……前几天我俩谈心，师农拿出这三本日记让我看看。（深情地）看过后，我心里很难过……

郭永康 念念，咱们都受教育。

方 华 （打开一本）这是他下来一年以后写的：“王德山是个老革命，可也暴露出不少旧思想，真怪。我虽然是知识青年，但也应当对他进行同志式的帮助。”（又拿起一本）这是去年写的：“老王头说要少管闲事，因为农村人的觉悟不都那么高，弄不好就得得罪人。这话有些道理。”（又拿起一本）这是他最近写的：“王大叔说的对，石头在河里磨得圆才能走得快。啥叫坚持原则，作革命钢刀，以后可不能那么傻了。”二叔，这就是三年来王德山对刘师农的毒害呀！

〔音乐起。

〔张振和低下了头。

郭永康 （对张振和）你是生产队长，我是大队书记，对孩子咱们没尽到心呐！前天，我接到师农爸爸一封信，他发现师农思想有了变化，问咱是咋回事，他挺关心呐！（拿笔纸给张振和）你方才不是要给方华的妈妈写信吗？我看你还是给师农爸爸写封回信吧！（沉重地）就说我们把师农的棱角磨没了，革命原则也不要了……等着吧，到成了废物的时候，我们就算对得起孩子，对得起你们家长了……

张振和 （痛心地说）老郭，快别往下说了！

郭永康 毛主席明明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掏心去想的问题吗？振和呀，把青年一代染成啥颜色，我们党和国家日后就是啥颜色呀！

方 华 （深沉地）二叔，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就是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的呀！他们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艰苦奋斗，是在甜水里泡大的，所以就只能成为享受的一代，倒退的一代。（激奋地）不，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一定让那些预言家的梦想破产！我们将永远做革命的一代，前进的一代呀！

张振和 （流下眼泪）方华，你说的对呀！二叔我……错了！

方 华 （激动地）二叔，我们斗争经验还少啊，您是革命前辈，就带领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前进吧！

——幕 徐 落

第 五 场

〔两天后。下午。

〔水电站工地。水电站的电机房已建成，一条通往扬水站的线路已架通，另一条通往村内住户的线路正在施工中。此刻已是初夏了，远近一片葱绿，已近插秧时节。

〔幕启时，徐小燕焦虑地来回走着，不时登上土坡向远处张望。

〔许大成上。

许大成 燕子，看什么呢？大道上出事故了？

徐小燕 （转过身来）哎呀，大成，你回来啦？

许大成 嗯，方华呢？

徐小燕 到卫生院去了，家里出了大乱子！

许大成 （意外地）什么？！

徐小燕 陈桂琴，吃农药服毒了！

许大成 （大吃一惊）啊！什么时候？

徐小燕 昨天晚上。

许大成 抢救过来没有？

徐小燕 一直昏迷不醒。

许大成 到底因为什么？

徐小燕 不清楚。中午，陈桂琴妹妹来了，说她姐姐快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

许大成 （吃惊）啊，这么严重？

徐小燕 可不。可有人说，这是方华利用队长职权，找陈桂琴交代问题给逼的。

许大成 （感到问题复杂，思索地）哼，这是造谣！

徐小燕 还不止这些呐，公社赵副主任来了！

许大成 他在哪儿？

徐小燕 正在队部跟二叔发火呐。刚才，他硬说方华不好好接受再教育，非逼二叔打电话，立刻让方华回来……

许大成 干什么？

徐小燕 说方华犯了严重错误，要追究责任！

许大成 （气愤地）这，这太岂有此理了！

〔方华上。众社员和青年从不同方向上。〕

徐小燕 方华！

方 华 大成，你回来了！

徐小燕 方华，陈桂琴咋样了？

方 华 （沉重地）还是昏迷不醒。

青年甲 咳！真急死人了！

社员甲 这陈桂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可就……唉！

方 华 (安慰地)县里的大夫来了,正在全力抢救。大家只管放心!

徐小燕 方华,陈桂琴真要有个好歹,问题再整不清,你,你可咋办哪?

青年乙 是呀,方华,你不担心吗?

方 华 头一回经过这种事,是怪吓人的。可老户长不是常说嘛,贫下中农心里自有一杆秤!……

许大成 对,总会水落石出的!

[张振和上。

张振和 方华!

方 华 二叔,你打电话叫我回来,有事呀?

张振和 (沉重地)方华,你可得沉住气呀!

方 华 什么事?二叔,你说吧!

徐小燕 (见张振和迟疑,急切地)赵副主任来了,找你……

张振和 我再三跟他讲,他没听完我的话就走了!

方 华 (有所预感)找我有啥事儿?

徐小燕 (愤愤地)让你写什么交代材料!

张振和 孩子,不光这些……他,他还叫你从现在起,停职反省!

[众惊异、气愤。天上,几片乌云从头上飞过。

众 (扑向方华)方华!

[静场。

许大成 (忍耐不住)我找这个赵副主任去!

方 华 (制止)大成,关键时刻,要沉着,冷静!

张振和 (难过地)方华,二叔我以前错怪了你……

方 华 (感情地)二叔,你说这些干啥……

张振和 你当队长不到一个月,电站眼看建成了,渠道就要修好了,你带领社员一心扑实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奔,没黑夜没白日地为集体操劳,孩子,社员的心里可都有你呀!

方 华 二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深情地)三年了,党和贫下中农在我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我能从一个五谷不分的中学生,成为一个会搞生产的劳动者;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女儿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这都是党和贫下中农象教孩子走路似的,一步一步教给我的呀!二叔,您放心,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干革命!

张振和 (放心地)好啊,孩子!天大的责任我担着!(对大家)大伙先干活去吧!我找老郭去。(下)

[群众沉思不语。]

方 华 (鼓励地)同志们,你们看,水田渠道快修好了,电柱快竖完了,后勤把锄草机和磨米机也都安好了,就等咱们按时送电了!

大江子 好,大伙干活去!

众 走！（下）

方 华 （拿出一张纸）我和大江子起草个电站管理制度，（对许大成）你看看，再找师农他们提提意见。
〔张二婶急上。

方华等 二婶！

张二婶 哎哟，一向乐天派的燕子，今个是咋的了，不想飞了？（对众）走路就不怕风挡身，都过来！
〔方华、许大成、徐小燕、大江子走到二婶身边，坐下。

张二婶 陈桂琴的事儿，你们搁心里琢磨没有？

徐小燕 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狭隘！

大江子 当不住是王德山给逼的！

张二婶 方华，你说呢？

方 华 二婶，前天晚上咱们到陈桂琴家去，她初步揭发了王德山的问题，情绪满好的，怎么能自杀呢？
这里肯定有问题！

张二婶 对！（拿出塑料口袋）你们看！

方华等 药渣子？

张二婶 我听小秋说，她妈昨天晚上吃完饭，除了喝碗汤药，再没吃别的就睡下了。刚才我就把他家药壶里的药渣子收拾出来了。

方 华 （明白了）陈桂琴要想自杀，为什么还吃药治病呢？

许大成 对，有道理！

方 华 大江子，你马上把这个送公社卫生院化验去！

大江子 （接过塑料口袋）好。（下）

张二婶 这斗争可到节骨眼上了。可啥也不要怕，拿出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劲头来！

方华等 二婶，你放心吧！

张二婶 方华，呆会儿问问师农，最近谁到过仓库，你二叔说这农药社员手里可没有啊！

方 华 好！

许大成 （拿出材料）方华，这是电机厂打的证实材料。王德山和杨明礼前后私装了十几台发电机，并且初步查明，这两个人都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儿。

方 华 好，我交给党支部。二婶，走，咱们核计核计。

〔张二婶、方华下。〕

〔刘师农持鞭上。〕

刘师农 燕子，电葫芦拉来了……唔，大成回来了？来帮一把，卸卸车！（边走边嘟囔）这斗争搞的……

许大成 搞的正在火候上，是吧？

刘师农 得了吧，你到人群中听听去，都咋哄嚷的！我承认，我……唉，当初真不该在燕子的评论上签名！

徐小燕 什么？（气极）啊，我才看透你，关键时刻你就……

刘师农 （烦躁地）算了，我是说，你们闹的也太过分了！那边等你用拖拉机运电柱呢！

徐小燕 知道了！（去而复返）刘师农同志，你放心好了，要追究起小评论的责任，我承担，你不用害怕！（扭头便下）

许大成 你们都胡扯些什么？都冷静点！师农，方华他们起草个电站管理制度，让你看看，提提意见。（拿出给师农）

刘师农 这个，看不懂！（欲下）

许大成 哎，你这小子，怨气这么大！

刘师农 第一，没这个兴趣；第二，不想在这儿干了！

许大成 哎，师农，前些天你挺好来的，这怎么又反复了？是不是赵副主任来，把你吓怕了？

刘师农 得了吧，都出人命了！

许大成 啊，你是因为这个？

刘师农 行了，舆论都造到外大队去了，说靠山屯的知识青年横行霸道，逼得社员服了毒……

许大成 这准是王德山那号人散布的！

刘师农 请你不要拿成见看人！

许大成 师农，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你怎么能看成是闹个人成见呢？我问你，这些天搞王德山的

问题你没参加呀？

刘师农 对不起，我早就不介入了。有事管管仓库，没事儿干干活，其他事儿不想知道！

许大成 你！（气极，克制地）来，咱们坐下谈谈！

刘师农 没功夫！（仍欲下）

许大成 （夺过鞭子，急躁地）不行，非谈谈不可！

刘师农 （夺回鞭子）又来你那个劲儿了！

许大成 （自责地）师农，都怪我没耐心，不过细。来！

刘师农 （欲躲不得）你怎么学会缠人了？

许大成 需要嘛！（拉师农坐下）来，咱们谈谈阶级斗争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的弱点是一般的阶级斗争容易看得见，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往往就看不清了。比如王德山的问题，……

〔王德山上，刘师农已发现。

刘师农 （使眼色给大成）算了，不谈这个……

许大成 （没觉察到）不，你听我说，你所以看不清他的问题，主要是王德山……

刘师农 （只好开口）王，王站长来了！

王德山 （神气地）啊，师农，我上班来了！请问，这阶级斗争指的是谁呀？

许大成 （走到王德山跟前）谁心里有鬼，想捣乱，就指谁！（怒视）明白不？（对刘师农）师农，走，卸车去，晚上再谈。（狠狠地看王德山一眼下）

〔刘师农欲下。

王德山 师农！（拦住）怎么，你也躲我啦？

刘师农 （烦躁地）咳呀，你们怎么都缠上我了！

王德山 心烦啥？是不为陈桂琴的事儿？咳！这回，方华可要沾包了。

刘师农 （害怕地）你说什么？

王德山 什么，哼！陈桂琴一咽那口气，用不了三天，方华她就得走！

刘师农 大叔，你出去可不能这么说呀！

王德山 还用我说，赵副主任都怪罪下来了，你还不知道吧？把她的队长给撤了！

刘师农 （一惊）啊！（半晌）方华呀方华……

王德山 师农，有个事儿问问你，这几天陈桂琴没到仓库去呀？

刘师农 这几天？（想了想）去过，还麻袋去了，还要去个装“来苏儿”的空瓶子……

王德山 （故作惊讶地）哎呀，这可就麻烦了，你没给拿错呀？

刘师农 （紧张地）没，没，（肯定地）绝对没拿错！

王德山 方华可是一个劲儿地追究呐！（挑拨地）自己整沾了包，想拿别人当垫背的，这叫什么老同学！

刘师农 （半信半疑）怎么，她想往我……（想了想）不可能……

王德山 (挑拨地)人家是个红人，正等提拔呢。可眼下这一关得过，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刘师农 (有点信了)这是谁当你说的？

王德山 我和方华不过话，当然是靠近她的人说的了。孩子，方华搞的这叫啥阶级斗争，这是整人呐！你呀，换个地方也好哇！

刘师农 行了，别说了！

[方华上。

王德山 这叫世事深如海，你还不懂啊！

刘师农 (气极地)我懂！

方 华 师农，你来一趟！

刘师农 (掏出手帕擦眼泪，将红卫兵袖章丢在地上)我的车还没卸呢！（下）

方 华 (拾起袖章)师农！（看看王德山，有所觉察）噢，王站长又来作知识青年的“工作”了！

王德山 哪里哪里！今天晚上不是试运转吗？赵副主任非让我来上班抓抓这摊工作不可！（欲进电机房）

方 华 (拦住)噢，你是奉命来的了！

王德山 嘿嘿！听说你眼前有点不顺心的事，人在难处拉一把，也想为你分担点忧愁！

方 华 (讥讽地)哦，这可得谢谢你了！

王德山 不必，记在心里就行了。你是刚从医院回来吧？

(既摸底又威胁地)陈桂琴,咋样了?

方 华 她的情况,你不是很清楚吗?

王德山 是呀,这种药可蝎虎了,人沾上一点都不行,别说这嘴对嘴地往肚里灌了!

方 华 (试探地)这么说,没救了?

王德山 唉,不到三十的人,可惜她那岁数了!

方 华 (双关地)你倒挺关心她呀!

王德山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你批判的那个……拿仁义为重了些……

方 华 “仁义”,什么“仁义”?

王德山 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别看你平常压我一头,不是今天批就是明天整,可事到今天,我不想办绝后事,好比咱们窄路上走个顶头碰,我准让你过得去。这就叫爱人以德……

方 华 不,事到今天,由于根本利害不同,这就叫狭路相逢,分外眼红!

王德山 哪呢!寻斗必结仇,求和是朋友……

方 华 对立的阶级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永远不能调和!哼,你平常宣扬什么圆滑处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套。实际上,你从来没这样干过!王站长,还是收起你那一套吧!

王德山 (威胁地)赵副主任的命令大概你也知道了。只

要今后你忍我让，那边，我一句话！

方 华 （冷笑）你又错了！共产党人是搞斗争哲学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非争到底不可！

王德山 再争也不过是意识形态……

方 华 这，你知道，尖锐起来也会死人的！

王德山 （吓了一跳）这，这，你这是什么意思？

方 华 意思很明白，陈桂琴不是已经服毒了吗？

王德山 啊，这，对对对……

方 华 并且，你不是知道她是怎样服的毒吗？

王德山 （紧张地）什么，我……

方 华 你刚才说过，她是嘴对嘴往肚子里灌农药的！

王德山 （拿帽子擦汗）那，那是我打比方……

方 华 行了，别再阴一套阳一套的了！

王德山 这可不是头几天了！（将帽子摔在地上）

方 华 照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王德山 哼，（气急败坏地）陈桂琴有死没活，赵副主任一两天还来，到时候我就……

方 华 到时候你就出来作证，说我逼她交代问题，逼她陷害你这个“老革命”，逼得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揭露地）其实，你不是已经这样干了吗！？
〔头上乌云翻滚，突然一声响雷，王德山过于紧张，吓了一跳。〕

方 华 (威严地)王德山! 这些天你上窜下跳, 疯狂活动, 在陈桂琴事件上你虚张声势, 大作文章, 妄图达到你阴险的目的! 其实, 你心里空虚得很, 害怕得很!

王德山 你, 你敢迫害我, 我找地方说理去! (逃下)

方 华 (厉声)回来! (轻蔑地)把你的帽子戴上!

[王德山回身拾起帽子, 狼狈逃下。

[方华刚欲进电机房, 刘师农找鞭子上。

方 华 (关心地)师农, 车卸完了?

刘师农 (冷冷地)完了。(找到鞭子欲下)

方 华 有件事问问你。

刘师农 (仍冷冷地)说吧!

方 华 库里的农药, 你发现少了没有?

刘师农 少没少有帐, 你可以去看嘛!

方 华 (笑了)晌饭做硬了吧, 说话这么冲!

刘师农 干脆明说,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怀疑?

方 华 说得干脆, 你自己是不是怀疑什么了?

刘师农 请放心, 我绝不在背后搞名堂。

方 华 (有所感地)唔, 你这话的背后, 倒好象有点啥名堂!

刘师农 别存心找毛病!

方 华 (半开玩笑地)战友之间, 真有毛病, 可不得帮助找找咋的。

刘师农 算了！这个时候抓垫背的，晚了！

方 华 （惊异地）师农，你说什么呀？

刘师农 惹不起，我躲得起！

方 华 师农，你一定听了王德山的什么话，你可不要上当啊！（见师农要走）好了，等你冷静下来咱们再谈，走，到仓库查查农药去！

刘师农 对不起，你没权力命令我，你现在已经不是队长了！

方 华 （万没想到刘师农会说这话）什么，师农你……

刘师农 算了，保管员我干不了，靠山屯我也不呆了！
（将鞭子摔在地上，扭头便跑）

方 华 （追几步）师农——！

〔音乐起。

〔风起，云涌。

方 华 （慢慢转过身来，拾起地上的鞭子，凝思良久，心潮翻滚）师农摔了鞭子……陈桂琴快不行了……王德山更得意了……赵副主任又……斗争是真复杂呀！（回忆地）眼前我们面对的这场斗争，是我过去在学校里、课堂上所学不到的，只有在实践中，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它呀……

〔风紧，云低。

方 华 三年来，王德山象蛀虫一样腐蚀我们知识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不！我

们面对着的不仅是一个王德山，而是整个剥削阶级；触动的也不只是王德山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旧的传统观念……

〔电光闪闪，雷声滚滚。〕

方 华 这是听不见枪声的战斗，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我知道，在斗争的前面，还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可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去经经这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去见见这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在这革命的风雨中，我们会越炼越坚强！（举起手中鞭子）王德山，你就等着吧！（凌空甩出个爆响来）

〔鞭声在山谷中回荡。〕

〔郭永康上。〕

郭永康 方华！

方 华 （激动地）老郭同志！

郭永康 孩子，干革命就不怕打击，不怕撤职，肩头压上重担，才能炼出硬骨头啊！

方 华 （深沉地）我懂！

〔张振和、张二婶、周爷爷带领众社员及青年上。大江子也从公社卫生院回来了，随上。〕

众 方华！

张振和 方华，老郭让我把大伙找来，听从你分派工作来了！

方 华 (眼含热泪)贫下中农老师们，我的亲人！……

社员乙 方华，你是我们选出来的可心队长，我们信得过你！

众 信得过你！

张二婶 对，方华，你就分派吧！

张振和 大家注意，听从方华队长分派工作！

周爷爷 (走到方华跟前，深沉地)浪再大也挡不住鱼穿水，山再高也遮不住日头红，孩子，你就下令吧！

方 华 (感到党和群众对自己的无比温暖，激动地健步登上台阶)同志们！我们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带动我们的生产！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提前发电送电，争取按时完成插秧任务，大家有信心没有？

众 有！

方 华 大成，李建国！

许大成 到！

青年甲

方 华 你俩到公社拉水泵去！

许大成 是！

青年甲

方 华 给！（将鞭子掷给大成）老冯大叔！你带领大家继续埋电柱。燕子开车！

社员乙等 好！

方 华 二婶，还有妇女同志们，还是回水田去！

二婶等 好！

方 华 （征求地）老郭同志！

郭永康 （满意地）好，眼下我参加不上了，晚上回来参加夜战！

方 华 那你现在？

郭永康 方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是件容易的事，咱这挺热闹，那边也不消停啊！（转身走上山坡）

众 老郭同志，你上哪儿？

郭永康 （以战斗姿态）公——社！

方 华 （激动地）老郭！

〔众亮相，切光。

——幕 落

第 六 场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景同二场。

〔幕启：刘师农背行李从屋内走出，留恋地看看周围的一切，远处传来打球的哨子声，这更增添了他的孤独感。他徘徊一阵，把行李放在小杨树树下又走进屋去。

〔王德山鬼祟地上。

王德山 （走到窗前向屋里望了望）好啊，刘师农走了，农药的事就没人知道了……没想到陈桂琴叫他们救活了，我这事可就……哼！一不做，二不休，（掏出农药瓶，走到酱缸旁）方华呀，方华，我叫你这把钢刀……（刚要往酱缸里倒农药，见刘师农从屋走出）

王德山 （一惊，忙揣起农药瓶，掩饰地）啊！师农，你咋还没走？

刘师农 走，我也不能不明不白地走，我得和方华最后谈一次！

王德山 哎呀，你得快走啊，陈桂琴……咽气儿了！你和

燕子贴的大字报，人家正追究责任呐！还有人说你给陈桂琴的不是“来苏儿”空瓶子，是农药。唉！这地方不能呆呀，明天你大叔也搬家！

刘师农（稍加犹豫，又果断地）走！到哪还不是一样劳动呢！（进屋）

〔王德山将要掏出农药瓶子，见远处有人来，急下。

〔方华挑水上。刘师农去背行李，见方华，一时僵在那里。

方 华 哦，行李都背上了？师农，你真要走啊？（一转念）那好，午间吃炸酱面，我这就去做，（夺下提兜，玩笑地）吃得饱饱的，你走起路好有劲儿！（将提兜放在台阶上，然后走进屋去，端来一盆面）

〔刘师农放下行李，准备和方华最后谈一次。

方 华（在桌前和面，沾上手，无法倒水）师农，帮帮忙，给舀点水来！（见师农没动，敲敲盆）过来呀！

〔刘师农慢腾腾地走过来，拿起水舀子漫不经心地从桶里舀水，向面盆里倒。

方 华 行了，行了！你要走了，（指水桶）用这些水，浇浇咱们当年栽的小杨树吧！

〔音乐起。

方 华（回忆地）当我们把这些小杨树从北京带到这儿

来的头一天，老郭同志和张二婶立刻带领我们大家，怀着火一样的心情，一人一棵栽下了这些小杨树。当时我们都激动得不行，唱啊跳呀，久久不能平静；说呀唠啊，幻想着我们的未来！就在这个时候，你写下了一首《杨树赞》，就站在这个台阶上，朗诵给我们大家听——

小杨树啊，北京来，
根扎在长白山，
连着中南海。
书记挥锹破土，
我们亲手栽。
今日阳光雨露育新苗，
但等他年，
杨花纷纷飞天外，
枝繁叶茂长成材！

.....

刘师农 （难受地）行了，别往下念了！

〔静场。〕

刘师农 （冷静下来）从感情出发，我不能离开靠山屯，可是我……（激动地）我是有理智的，再也不能跟你们胡闹下去了！

方 华 这就对了！早就该把你心里的话都倒出来。

〔徐小燕上，见状愣在那里。〕

刘师农 我是要说：我不能凭感情的驱使，参加这场小题大作、毫无意义的斗争！更不能糊里糊涂的做别人的牺牲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徐小燕 师农，你想干什么？

刘师农 我有话说到明处！我问你，你代表的是谁？斗的又是谁？哪个是阶级敌人？你斗出了乱子，还想把我和燕子装进去。这算什么同学、战友！

徐小燕 师农，你错了！

刘师农 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徐小燕 我知道，方华这两天一直要找你谈心，还要跟你谈谈王德山的情况，可你总躲着她！你说什么把咱俩装进去了，我问你，这是不是王德山当你讲的？

刘师农 这……

徐小燕 这是王德山用陈桂琴事件陷害方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把咱们集体户弄乱搞垮！

刘师农 这……（只好承认）这是我多疑了。可是你当队长不到一个月就被撤了职，这说明了什么？再这样搞下去，全户都要站不住脚了！我不能等别人轰我的时候再走！（重又拿起行李，转身就走）

方 华 既然如此，那好吧！（从兜里取出红卫兵袖章）给你！（递过袖章）

刘师农 什么？

方 华 红卫兵袖章，那天你丢在地上了。给！（放在桌子上）

刘师农 （两手拿东西，无法去拿袖章）算了，不要了！（扭头便走）

方 华 （心情激愤，厉声地）你回来！

〔刘师农从未见她如此发火，一时愣在那里。〕

方 华 （见战友掉队，异常难过，又极力控制自己）你，你可以离开靠山屯，可以离开你的战友！可是你，你不能忘记贫下中农对你的教育，不能丢掉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啊！（转身走到桌前，捧着红袖章，回忆地）每当我看到这鲜红的袖章，就想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战斗的岁月里，我们戴着它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刘少奇的反，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我们戴着它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奔赴农村，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师农啊，这袖章记载着我们的战斗里程，寄托着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啊！师农，你还记得吗，我们就是戴着这鲜红的袖章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的呀！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和骄傲，你怎么能不珍惜这伟大的历史荣誉呢？！

〔刘师农低头沉思。〕

方 华 坚持乡村干革命，同学们都在进步成长，可是这两年来你却变了。变得身上没有朝气了，革命精神也丢掉了，甚至……甚至厌烦阶级斗争了！（恳切地）师农啊，过去我们是红卫兵战友，今天又是走在一条路上的同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共同前进。我做得还很不够，应该受到你的批评。可是，我们坚持斗争哲学，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这能说是小题大作，毫无意义的吗？

刘师农 这……

方 华 我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腐蚀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做斗争，这也是小题大作，毫无意义的吗？

刘师农 这……

方 华 师农，你上了王德山的当，被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迷住了眼睛！所以，你看不见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不准自己前进的方向！真假识不破，是非分不清；眼前明明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两条路线的激烈交锋，可你却用“人性论”的观点，看作是小题大作，毫无意义！师农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责任，变成个政治上的盲人，斗争中的懦夫，怎么接老一代革命的班呀！这样发展下去就要变质、变修，成

为资产阶级的殉葬品呀！

刘师农 （震惊地）什么，殉葬品！

〔大江子、许大成上。

大江子 方华，你看！（递过农药瓶子）

方 华 （接过瓶子）农药！

许大成 你让我俩注意王德山的行动，这家伙果然要往井里投毒！

方 华 狗急跳墙！王德山呢？

青年甲 看出来了！

方 华 马上报告给老郭同志和张队长！

大江子
许大成 是！（下）

方 华 师农，你看这农药和咱库存的是不是一样的？

刘师农 （接过瓶子看了看，大惊）完全一样！

方 华 再想想，陈桂琴服毒的前几天，王德山进过仓库没有？

刘师农 （想了想）哎呀，去过！帮我卸过车。难道陈桂琴也是他……

方 华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刘师农 （痛悔地）咳呀！我……

徐小燕 你呀，聪明过头就糊涂了！（把师农行李拎进屋去，然后在他们谈话中下）

方 华 师农，你看这儿的阶级斗争多尖锐，多复杂，多

么需要我们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去和阶级敌人以及一切旧思想、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啊！

〔刘师农昂起了头。

方 华 你再看！一根根电柱竖起来了，咱们的小电站马上就要送电了！这儿的山河多壮丽，土地多富饶，多么需要我们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去建设她呀！师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啊！

刘师农 （眼睛亮起来）可惜我没有看到它呀！

方 华 我始终忘不了，当我们离开北京的头一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到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头，朗诵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师农，你还记得吗？

刘师农 （回忆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方 华 （无限深情地）是啊，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毛主席对我们这一代人寄托着多么大的期望啊！任重道远，我们可不能辜负啊！

刘师农 （激动地与方华握手）方华！

〔主题歌声起。

啊——

敬爱的毛主席，亲爱的党，

对我们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我们青春似火，蓬勃向上，

革命前程壮丽辉煌！

〔歌声中方华给刘师农戴上袖章，刘师农激动地拿起水舀子给小杨树浇水。张二婶和徐小燕上。〕

刘师农 （羞愧地）二婶！我……

张二婶 孩子，我知道了！

刘师农 您多次帮助、教育我，可我……对不起靠山屯的贫下中农……

张二婶 记住这个教训，孩子！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就得把党的基本路线根子，深深地扎在心里才行啊！

刘师农 都怪我思想改造没抓紧！二婶，今后，我一定象这棵小杨树一样，永远扎根在这里，做一个新农村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张二婶 这就对了。孩子，挺起腰板来，朝前看！

〔郭永康与张振和上。〕

张振和 方华，家长慰问团到车站了。

郭永康 大队已经派车接去了。

张振和 方华，陈桂琴出院了。她写了揭发材料。你看！（把材料递给方华）

〔群众陆续上场。〕

郭永康 同志们，现在完全查清楚了：王德山是国民党军队的谍报组长。在战场上叫咱们的军队打伤以

后，装成咱们的伤员，一直隐藏到现在。

张二婶 这事也查清了，王德山趁陈桂琴熬药不在的时候，偷偷把农药放在药壶里，想杀人灭口，再嫁祸给方华！

众 (议论)这条老狗！

郭永康 一会儿把王德山带来，开他的批斗会！

众 对！开他的批斗会！送公安局法办！

郭永康 好啊，大伙都在这儿，我就把方华停职的事儿说说。这是王德山背后搞的鬼。公社党委正让赵副主任检查错误呢。

张振和 方华还是我们的政治队长！

〔众热烈鼓掌。许大成跑上。〕

许大成 老郭同志，电站送电了！

〔广播喇叭响了：“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水电站胜利建成了，现在正式送电了！”〕

〔喇叭里传来音乐声。众雀跃欢呼。〕

郭永康 好啊，就让我们用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来迎接家长慰问团！

〔周爷爷喜泪盈眶，走到方华面前。〕

周爷爷 孩子，看到你们这茬子人能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咱掌权，我们老一辈的就放心了！

方 华 (深情地)周爷爷、老郭同志、二婶、二叔，同志们！我，永远永远是你们的小学生；心，永远永

远是和你们贴在一起的呀！（无限深情地）三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革命知识青年，只有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中不断锤炼自己，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才能把红旗一直打到共产主义！

〔社员丙等抬锣鼓上。

社员丙 我们都准备停当了！

〔青年丙飞跑而来。

青年丙 老郭同志，家长慰问团到了！

方 华 全体集合！

〔青年们迅速集合起来。

〔两社员打着“热烈欢迎北京家长慰问团”的横标，群众挥舞花束，敲锣打鼓。郭永康在左，二婶在右，方华居中，带领大家不断鼓掌、招手，向观众席涌来。

——幕徐落·全剧终